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美] 雷蒙德·卡佛
RAYMOND CARVER
小二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看书去了

目　录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美] 雷蒙德·卡佛
RAYMOND CARVER
小二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 （美）卡佛（Carver. R.）著；小二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2013.3重印）

书名原文：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

ISBN 978-7-5447-104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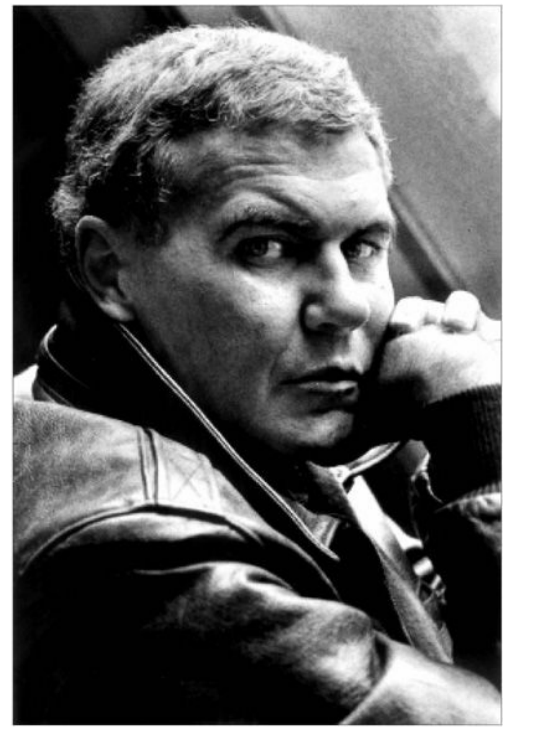
Ⅰ．当…　Ⅱ．①卡…②小…　Ⅲ．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Ⅳ．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4504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9-318号

书　　名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作　　者　［美国］雷蒙德·卡佛
译　　者　小　二
责任编辑　袁　楠
原文出版　Vintage Books, 2003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1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6.375
插　　页　2
字　　数　109千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2013年3月第

1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44-2
定　　价　22.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雷蒙德•卡佛　RAYMOND CARVER

1938年出生于俄勒冈西北部小城克拉特斯卡尼的蓝领之家。

父亲是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推销员。

1956年高中毕业，到锯木厂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

1957年和博克小姐结婚，那年他十九岁。

1966年获衣阿华大学文学硕士。

二十岁以前已有自己的四口之家，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

之后二十来年里，带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就在这期间开始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多年辗转中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起发表诗歌。

1967年，《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入当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他被迫正式宣告经济破产。

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

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

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

1983年春，获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他辞掉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职业作家。

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

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

《大教堂》出版五年后，也就是终于可以衣食无忧地写作五年后，一直把戒酒看做自己最大成就的卡佛，没想到吸烟毁掉了他的肺，并在1988年8月2日要了他的命。那年他正好五十岁。

卡佛主要作品列表

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歌为主，还有部分散文。

短篇小说集

《请你安静些，好吗？》（1967）
《愤怒的季节》（1977）
《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1981）
《大教堂》（1983）
《大象》（1988）

诗集

《离克拉马斯河很近》（1968）
《冬季失眠症》（1970）
《鲑鱼夜溯》（1976）
《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
《海青色》（1986）
《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

但爱这个字——
这个字在逐渐变暗，变得
沉重和摇摆不定
并开始侵蚀
这一页纸
你听

《爱这个字》，雷蒙德·卡佛

献给苔丝·嘉拉佛

［前言］

做一个优秀读者

苗炜

　　大概10年前，我所在的杂志还没有现在这样忙碌，主编朱伟先生还有闲情给我们上古典音乐欣赏课。他拿来马勒的交响曲给我们听，适时地有两句讲解，那时候谈一篇稿子的好坏，也往往从庄子和莎士比亚说起。有一天下午，他问我最近在看什么小说，我说，看昆德拉。他皱眉头，怎么还在看昆德拉？那时候，米兰·昆德拉已经流行了很多年，朱伟先生对他评价不高——也就是个三流小说家吧。朱先生原来在《人民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在《读书》杂志写专栏专门评点小说，我当然很相信他对小说的鉴赏力。那天下午，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上了一堂小说课，主要讲的就是卡佛的小说，他甚至把《家门口就有这么多的水》的故事复述给我听。后来，我找到了于晓丹翻译的那本卡佛小说集。据说，朱伟担当小说编辑时，郑重向于晓丹建议，要多翻译卡佛的小说。

　　2008年年初，我在选题会上说，现在互联网上活跃着一群翻译家，有字幕组，有翻译大学课程的项目，“有一个家伙在上海，专门翻译卡佛的小说”。那天会议上，我们确定做这样一个题目叫“互联网翻译家”。

　　我是在“3rdcolour”的博客上看到小二翻译的小说的。“3rdcolour”在兰州，他喜欢看卡佛的小说，但很难找到书，就建了个博客，叫“寻找雷蒙德·卡佛”。小二老早

就开始翻译卡佛，也找到这个博客，他把自己翻译的作品给“3rdcolour”寄过去。很快，我就和小二敲定在上海见面。我们大概谈了有四个小时，然后呼朋唤友一起吃了顿晚饭。小二打篮球，喜欢合唱，是个高级管理人员加高级工程师，但自称是个焊电路的，这不是那种假装的谦卑，而是他打心眼里认为，挣钱做生意造福于别人服务于社会，这还不够，最好还要给“文明”做出一点儿贡献。

再后来，我采访陆建德老师，陆老师给我讲凯恩斯的一个小故事——1945年，凯恩斯从《经济学杂志》主编一职卸任，顾问委员会为他举行宴会，他在致谢时来了个修辞上的反高潮。他要为皇家经济学会和经济学家干杯，并说在座诸位都是受托人（trustees of...），此时他略作停顿，大家以为他要说的是文明的受托人，不料他故意让众人失望：“为经济学家、为并非创造文明之受托人，而是创作文明之可能性的受托人诸位，干杯。”真正受托创造文明的，是凯恩斯的那帮朋友——布鲁姆斯伯里团体里的那帮艺术家和作家。

咱们这里的经济学家不会有这样的看法，咱们这里的作家也担当不起这个。即便是看小说的人，也多数自甘于边缘和异类了，你要是一不小心成了文化消费的“主流”，那你得多差劲啊。所以，偷偷看点儿一般人不知道的小说，就我而言，是特别有优越感的一个事儿。

那次，在上海，麻省理工学院的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先生也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说，互联网上正兴起一种“参与文化”，推动这种文化形成的是“粉丝”，全世界的“粉丝”联合起来，共享信息；他还说，互联网可以兴起一种新型的“世界主义”，以往一个孩子要了解世界，就要到处去旅行，见识各地的文化，现在他可以通过互联网更

加便捷地了解这个世界。嗯，这位先生说得多好啊。

2008年冬天，译林引进的卡佛小说集出版了，我问小二，怎么还不见他的译本有动静，他好像并不着急。自打上海的采访之后，我们没再见过，有什么事情都通过网络交流，比如豆瓣的“卡佛小组”。还是通过互联网，我看到一个读者对卡佛的评价——“卡佛如果是一个伟大的小说家，那么他必定也同样有这样属于他自己的不可复制的气质，这和他是不是一个LOSER，是不是一生穷困，是不是描述底层人民的生活没关系……你要是硬要我说属于卡佛的独一无二的气息是什么，我也说不上来，也不想说，反正书里的一切都是这个叫做雷蒙德·卡佛的家伙的，那只老孔雀，那只恶心的耳朵，那只面包圈，软座车厢，这些都是他的，这个穷鬼的，这些平常的卑微的不起眼的琐碎日子，就这样成了永恒，而他拥有这一切，永远拥有。”

这个帖子现在就贴在“寻找雷蒙德·卡佛”的网站上，我不知道这位老兄是谁，但他绝对是小说的“优秀读者”。在我看，“3rdcolour”、小二，包括区区在下，都算是卡佛的“优秀读者”，这个名词是纳博科夫的《文学讲稿》里提出来的。当然，从喜欢卡佛的小说到动笔翻译其所有的小说，小二俨然是个“翻译家”，我们不过是一帮乐于分享，懂得欣赏的“粉丝”，愿意把卡佛的东西炒得热一点儿，但是，面对卡佛，还有更多的一些了不起的作家，做一个“优秀读者”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

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厨房里，他又倒了杯酒，看着前院摆着的卧室家具。床垫已被扒了下来，条形图案的床单就放在梳妆橱上摆着的两个枕头边上。除此以外，其他东西与在卧室时的摆放一模一样——他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她那边的床头柜和台灯。

他那一边，她那一边。

他一边抿着威士忌一边想着这个。

梳妆橱立在离床脚几英尺远的地方。那天早晨他已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都倒进了纸箱里，那几只纸箱在客厅里放着。梳妆橱边上摆着个便携式的取暖器。紧靠床脚的是一张上面放着装饰用枕头的藤椅。擦得亮晶晶的铝制炊具占据了车道的一部分。桌子上盖着一块黄色平纹细布桌布（一件礼品），桌布很大，从桌子的四边耷拉下来。桌子上放着一盆蕨类植物和一盒镀银餐具，还放着一架唱机（也是礼品）。一台落地式大电视被放在茶几上面，离它几英尺远的地方放着一张沙发、一把椅子和一盏落地台灯。写字桌抵着车库门放着，上面有几件厨房用具、一台壁钟和两幅装了镜框的画。车道上还放着个纸箱子，里面装着咖啡杯、玻璃杯和盘子，每个都用报纸包着。那天早晨，他清空了壁橱，除了客厅里放着的三个纸箱外，所有东西都从房子里搬了出来。他拖了根延长线出来，把所有电器都接

通了。每件都能工作，跟在屋里时没两样。

不时会有辆车慢下来，有人往这瞧上一眼。但谁都没停下来。

他突然觉得，要是他也不会停下来的。

“肯定是在卖旧货。”女孩对男孩说。

女孩和男孩正在布置一个小公寓。

“看看床要多少钱。”女孩说。

“还有电视。”男孩说。

男孩拐上车道，在餐桌前把车停住。

他们下车查看东西。女孩摸了摸平纹细布桌布，男孩插上搅拌机的插头，把旋钮转到“切碎”那一档，女孩拿起一个暖锅，男孩打开电视，稍稍调了一下。

他坐在沙发上看了起来。他点了根烟，四周看了看，把火柴弹到了草地里。

女孩坐在床上，脱掉鞋子，躺了下来。她觉得她看见了一颗星星。

“过来，杰克，试试这张床。拿个枕头过来。”她说。

“怎样？”他说。

“过来试试。”她说。

他四周看了看，房子里面漆黑的。

“我觉得有点怪，”他说，“最好看看家里有

没有人。”

她在床上蹦了蹦。

“先试试看。”她说。

他在床上躺下，把枕头垫在头下。

“觉得怎样？”她说。

“挺结实的。”他说。

她侧过身来，把手放在他脸上。

“吻我。”她说。

“我们起来吧。”他说。

“吻我。”她说。

她闭上眼睛，抱住了他。

他说：“我去看看有没有人在家。”

但他只是坐了起来并在原处待着，让人觉得他正在看电视。

街上左邻右舍的灯都亮了起来。

“会不会有点滑稽，要是……”女孩没说完就咯咯地笑了起来。

男孩笑了起来，但不知道为什么，他打开了台灯。

女孩赶走一只蚊子，男孩随即站起身来，塞了塞他的衬衣。

“我去看看家里有没有人，”他说，“不像有人的样子。但如果有的话，我问问价钱。”

“不管他们要多少，砍掉十块。这个主意没错。”她说，“此外，他们肯定很急迫或是什么。”

“很不错的一个电视机。”男孩说。

“问他们要多少。”女孩说。

男人拎着一个超市的购物袋沿着人行道走来。他买了三明治、啤酒和威士忌。他看见了车道上停着的车和床上的女孩。他看见了打开的电视机和阳台上的男孩。

“哎，”男人对女孩说，“你发现这张床了。很好。”

“哎，”女孩说，站了起来，“我刚才只是试了试。”她拍了拍床。“很好的一张床。”

“是张好床。”男人说，他放下袋子，拿出啤酒和威士忌。

“我们以为这里没人，”男孩说，“我们对这张床，或许还有这台电视机感兴趣。也许还有这张写字桌。这床你想卖多少钱？”

“我本想卖五十块。”男人说。

“四十块愿意吗？”女孩问道。

“四十就四十。”男人说。

他从纸箱里取出一个玻璃杯，去掉上面包着的

报纸。他打开了威士忌酒瓶的封口。

“电视机呢？”男孩说。

“二十五。”

“十五块愿意吗？”

“十五块可以。十五块我愿意。”男人说。

女孩看着男孩。

“孩子们，你们要喝一杯的话，”男人说，“杯子在箱子里。我得坐下了。我就坐在沙发上。”

男人在沙发上坐下，往后一靠，盯着男孩和女孩看。

男孩找出两个玻璃杯，往里面倒威士忌。

“够了，”女孩说，“我想往我的里面掺点水。”

她拉出一把椅子，在餐桌旁边坐了下来。

“那边的水龙头有水，”男人说，“打开水龙头。”

男孩端着掺了水的威士忌回来。他清了清嗓子，在餐桌旁坐下。他咧开嘴笑了笑，但没有喝酒。

男人盯着电视机。喝完后他又倒了一杯。他伸手打开落地台灯。就在这时他的烟掉进了沙发的垫

子里。

女孩起身帮他找掉下来的烟。

“你到底要什么？”男孩对女孩说。

男孩取出支票本，把它放在嘴唇边上，像是在思考什么。

“我想要写字桌，”女孩说，“写字桌卖多少钱？”

男人冲这个荒谬的问题摆了摆手。

“你说个数吧。”他说。

他看着桌边坐着的他们。灯光下，他们的面孔看上去有点异样。是善是恶，一点也看不出来。

“我去把电视关了，然后放张唱片，”男人说，“这个唱机也卖。便宜。出个价吧。”

他倒了更多的威士忌并打开一瓶啤酒。

“每样东西都出手。”男人说。

女孩递过杯子，男人往里面倒了一点。

“谢谢。”她说。“你真好。”她说。

“它有点上头，”男孩说，“我头晕。”他举着玻璃杯，轻轻地晃了晃。

男人喝完酒后又倒了一杯。稍后他找到了装唱片的箱子。

“随便挑一张。”男人对女孩说，把装唱片的

箱子递给她。男孩在写支票。
“这个。”女孩说，她并不认识唱片标签上的那些名字，就随便地拿了一张。她从桌旁站起来，又坐了下来。她不愿意一动不动地坐着。
“我只写上金额。”男孩说。
“没问题。”男人说。
他们听着唱片，喝酒。然后男人换了张唱片。
孩子们为什么不跳个舞？他本想这么说来着，随后他说道：“你们为什么不跳个舞？”
“我不想跳。”男孩说。
“来吧，”男人说，“这是我的院子。你们想跳就跳。”

手臂互相搭着，身体靠在一起，男孩和女孩在车道上来回移动。他们在跳舞。曲子完了后，他们又跳了一支曲子，跳完后，男孩说：“我喝醉了。”
女孩说：“你没醉。”
“嗯，醉了。”男孩说。
男人把唱片翻了个个，男孩说：“我醉了。”
“跟我跳舞。”女孩先对男孩，然后对男人说道。当男人站起身来，她张开手臂向他走去。
“那边的那些人，他们在看。”她说。

“没什么。”男人说。“这是我的地方。”他说。

“让他们看去。”女孩说。

“就是，”男人说，“他们以为这里的什么都见过了。但他们没见过这个，见过吗？”他说。

他的脖子感到了她的呼吸。

“我希望你喜欢你的床。”他说。

女孩先闭上眼睛，又睁了开来。她把脸埋在男人的肩膀上。她把男人往近拉了拉。

“你肯定是很绝望或怎么了。”她说。

几个星期后，她说道：“这家伙中年人的样子。他所有的东西都在院子里放着。没骗你。我们喝多了，还跳了舞。就在车道上。哦，天哪。别笑。他给我们放唱片。你看这个唱片机。老家伙送给我们的。还有这些唱片。你想看看这些破玩意吗？”

她不停地说着。她告诉所有的人。这件事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东西，她想把它们说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放弃了。

取景框

一个没有手的男人上门向我售卖我家房子的照片。除了镀铬的铁钩子外，他和一个五十左右的普通男人没什么差别。

“你是怎么失去双手的？”他说完他想说的后我问道。

“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他说，“你到底要不要这张照片？”

“进来吧，”我说，“我刚做了咖啡。”

我还刚做了点果冻。但我没有告诉这个男人。

“也许我要用一下洗手间。”没手的男人说。

我想看他怎样端住一个杯子。

我知道他怎样拿住相机。那是一架旧的宝丽来，很大，黑色的。他把它绑在皮带上，把皮带从肩膀上绕到背后再绕回来，通过这样的方式把相机固定在胸前。他会站在你房前的人行道上，从取景框里找到你的房子，用他的一只钩子按一下按钮，你的照片就会蹦出来。

我一直站在窗户后面观察，明白了吧。

“你说洗手间在哪儿？”

“往前，向右转。”

弯腰，弓背，他把身子从皮带里脱出来。他把相机放在沙发上，又把外套扯扯平。

“我不在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这个。”

我从他那儿接过照片。

照片里有草坪一角、车道、停车棚、前门台阶、飘窗和厨房窗户，我就是从那里观察他的。

那么，我为什么要一张这场灾难的照片？

我凑近看了看，发现了我的头，我的头，在照片中厨房的窗户里。

这让我想开了，以这种方式看见自己，我可以告诉你，这让一个男人思考。

我听见冲厕所的声音。他沿过道走来，一边微笑一边拉拉链，一只钩子拉住皮带，一只钩子往里面塞衬衫。

“你觉得怎样？”他说，“可以吗？我个人认为照得不错。我能不知道这个吗？说实话，这事得靠专家来做。”

他在裤裆处抓了一把。

“咖啡在这里。”我说。

他说：“就你一个人，是吧？”

他看着客厅。他摇了摇头。

“太难了，太难了。”他说。

他在相机旁边坐了下来，往后靠时叹了口气，笑起来的样子像是知道了什么但又不想告诉我。

“喝你的咖啡。”我说。

我在想着怎么开口。

“有三个孩子来过这里，想帮我把门牌号漆在路缘上[①]。他们要一块钱。你大概不做这样的事情吧，做吗？”

这话有点不靠谱。但我仍然注视着他。

他装模作样地往前倾了倾身子，杯子平衡在他的钩子之间。他把杯子放在桌子上。

“我一人做事。”他说，“从来都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你在说什么？”他说。

“我是想看看这些事之间有什么联系。”我说。

我头疼。我知道咖啡对头疼没什么用，但果冻有时会有点帮助。我拿起了照片。

“我当时在厨房，”我说，“通常我在屋后待着。”

“经常发生，”他说，“他们就这么站起身来走掉了，是吧？现在你找上了我，我一人干。怎么着？你要这张照片吗？”

“我要。”我说。

我站起身并端起杯子。

“你当然会要的。”他说。“我，我在市中心租了个房间。这没什么。我坐公交车出来，把周围

的活都做完后，就去下一个城市。你明白我说的了吗？唉，我曾经有过孩子。和你一样。”他说。
我端着杯子等着：看着他从沙发上艰难地站起身来。
他说：“是他们让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仔细看了看那副钩子。
“谢谢你的咖啡和让我用洗手间。我有同感。”
他举起又放下他的钩子。
“告诉我，”我说，“告诉我价钱。再给我和我的房子照几张。”
“没用，”这个男人说，“他们不会回来了。”
但我帮着他把皮带绑上。
“我可以给你个好价钱。”他说。“一块钱三张。”他说，“再低的话，我就要赔本了。”

我们来到外面。他调整了一下快门。他告诉我该站在哪里，我们就开始了。
我们绕着房子走。有板有眼的。有时我向侧面看，有时我看着正前方。
“很好。”他说。“非常好。”他说，直到我们围着房子转了一圈，又回到房子前面。“二十张

了。够了。”

“不够。”我说。“上房顶。”我说。

“天哪。”他说。他前后看了看。“可以。”他说。

“你现在来劲了。”

我说：“全部的家当。他们搬了个精光。”

“看这！”男人说，又举起他的钩子。

我进屋里搬了一把椅子。我把它放在停车棚下面。但够不着。我又拿来一个木板箱，把它放在椅子上面。

在屋顶上待着感觉还不错。

我站起身来四处看了看。我挥挥手，没手的男人挥了挥他的钩子。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它们，那些石头。它们让盖住烟囱口的铁丝网看上去像是一个石头鸟巢。你知道那些孩子。你知道他们怎样把石头往上扔，希望把一块石头丢进烟囱里。

“准备好了吗？”我喊道，捡起块石头，等着他在取景框里找到我。

“好了！”他喊道。

我让手臂向后伸，大叫一声：“开始！”我尽全力把那个狗日的扔得远远的。

“我不知道，”我听见他在喊，“我不搞动态摄影。”

“再来！”我尖叫道，捡起另一块石头。

注释

①美国很多州要求居民将房子的门牌号漆在门前路缘上。这有利于消防和救护人员快速找到要找的地址。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我遇到了一些事情。我去我母亲那儿待几个晚上。我上到楼梯顶层时，向里看了看，见她正坐在沙发上吻一个男人。那时正值夏天。门开着。电视也开着。这是我遇到的事情中的一件。

我母亲六十五岁。她是一个单身俱乐部的成员。尽管如此，还是让人难以接受。我扶着栏杆站在那儿，看着那个男人吻她。她在回吻他，电视开着。

现在情况好多了。但那个时候，在我母亲和别人乱搞的那会儿，我丢了工作。我的孩子在发疯，我老婆在发疯。她也在和别人乱搞。和她乱搞的家伙是个失了业的宇航工程师，她在匿名戒酒者协会①认识的。他也在发疯。

他叫罗斯，有六个孩子。他走路一瘸一拐的，这归功于他第一个老婆的一枪。

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都在想些什么。

这家伙的第二个老婆来了又走了，但因他不付抚养费而给他一枪的是第一个老婆。我现在希望他一切都好了。罗斯。什么样的一个名字！但那时可不像现在这样，那时我常提到武器。我会对我老婆说："我想去弄一把'史密斯威森'②。"但我从来没有付诸行动。

罗斯是个小个子。但也不算特别矮。他留着一

撇小胡子，总穿着件一直扣到下巴的羊毛衫。

他的一个老婆曾把他送进监狱。第二个老婆干的。我从我女儿那里得知，是我老婆保释的他。我女儿梅乐蒂和我一样对此很反感，保释这件事。并不是说梅乐蒂在护着我，她没有护着我们中的任何一人，无论是她母亲或我。这只是个钱的问题，如果一部分钱去了罗斯那里，那么梅乐蒂就得不到那部分钱了。所以罗斯上了梅乐蒂的黑名单。而且，她也不喜欢他的孩子，以及他有这么多孩子这件事。但总的来说，梅乐蒂觉得罗斯这个人还行。

他甚至还给她算过一次命。

这个叫罗斯的家伙没了固定工作后，就把时间花在修理东西上。但我从外面看过他的房子。那叫一个乱。到处堆放着破烂。院子里停着两辆坏了的普利茅斯。

他俩刚好上那阵子，我老婆声称这个家伙收藏古董车。这是她的原话，“古董车”。但它们只不过是些破铜烂铁。

我有他的电话号码。修理先生。

但我俩有相同之处，我和罗斯，不光是有同一个女人。比如，当那台电视机乱跳跳不出图像时，他修不好。我也修不好。能听见声音，但没有图

像。如果我们想知道新闻，我们就得围坐在屏幕前听。

罗斯和玛娜是在玛娜试图戒酒那会儿认识的。她每周参加戒酒者的聚会——我估计——三到四次。我本人那会儿是去一阵歇一阵。但玛娜遇到罗斯时，我正在狂喝烂饮。玛娜去参加聚会，然后去罗斯家帮他做饭和打扫卫生。他的孩子从来不管这些事。除了我老婆，修理先生家连一个肯抬抬胳膊的都没有。

这一切都发生在不久以前，大概三年前吧。那段日子真不好过。

我离开了坐在沙发上的母亲和那个男人，开车在外面转了一会。回家后，玛娜去给我煮咖啡。

她去厨房煮咖啡，我等着她把水烧开。然后，我伸手去摸坐垫下面的酒瓶。

我想玛娜也许真的爱那个男人。但他身边还有点别的什么——一个二十二岁，名叫贝弗莉的女孩。作为一个穿系扣羊毛衫的小个子，修理先生混得还真不算差。

他三十五六岁时开始走下坡路。丢掉了工作，拿起了酒瓶子。我过去曾一有机会就嘲笑他，但我现在不再嘲笑他了。

愿上帝保佑你常在，修理先生。

他告诉梅乐蒂他做过和登月有关的工作。他告诉我女儿他和宇航员们是好朋友。他告诉她只要那些宇航员一来这儿他就介绍他们认识。

那里是现代化的运作，那个修理先生工作过的和宇航有关的地方。我见过那个地方，餐厅里的长队、高层管理人员的用餐室等等。每个办公室都放着“咖啡先生”③。

咖啡先生和修理先生。

玛娜说他对占星学、预感和易经之类的东西感兴趣。我一点也不怀疑这个罗斯足够聪明和兴趣广泛，就像大多数我过去的朋友。我对玛娜说他如果不是那样的话，她肯定不会去关心他的。

八年前，我父亲醉着在睡梦里死去。那是星期五中午，他五十四岁。他从锯木场下班回家，从冰箱里取了些香肠当早饭，又打开一大瓶“四玫瑰”④。

我母亲坐在同一张餐桌旁。她正在给住在小石城的妹妹写信。最终，我父亲站起身来并上了床。我母亲说他没有说晚安。但那时候是早晨，当然不会。

“宝贝，”玛娜回来的那天晚上，我对她

说，“我们先拥抱一会儿，然后你去给我们做一顿丰盛的晚餐。”

玛娜说：“去洗洗手。”

注释

①Alcoholics Anonymous，美国一个互助戒酒组织，酗酒者通过参加定期的聚会达到戒酒目的。

②一种手枪的品牌。

③Mr. Coffee，是一种做咖啡机器的牌子。卡佛这里用“咖啡先生”来比喻罗斯过去的公司职业，并以此和他后来从事的职业“修理先生”形成对比。

④一种烈酒的名字。

凉亭

那天早晨，她把提切尔[1]浇在我的肚皮上又舔掉。到了下午她想从窗户跳出去。

我说："霍莉，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事必须了结。"

我们坐在楼上一个套间的沙发上。这里有很多空房间可以选择。但我们需要一个套间，一个可以边走动边说话的地方。所以那天早晨我们给汽车旅馆办公室上了锁，去了楼上套间。

她说："杜安，这真要了我的命。"

我们在喝加了冰块和水的提切尔。上下午之间曾睡了一小会儿。后来她下了床，只穿了内衣，威胁说要从窗户那里爬出去。我只好搂着她，虽然只有两层楼高。但还是要这样。

"我受够了，"她说道，"我再也受不了了。"

她用手捂住脸，闭上眼睛。她的头前后晃动，同时哼哼呻吟着。

见她这样我难受得要死。

"受不了什么？"我说，尽管我当然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我不必对你再说了，"她说，"我控制不住自己了。脸也丢尽了。我曾是个那么要强的女人。"

她刚过三十，是个有魅力的女人。高个子，有着长长的黑发和绿色的眼睛，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绿眼睛的女人。过去我常说到她的绿眼睛，她告诉我说正是这双眼睛让她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个！

这一桩接一桩的事情让我觉得糟糕透顶。

我能听见楼下办公室的电话铃声。它一整天都在那里断断续续地叫着。甚至我在打盹时都能听得见。我会睁开眼，凝视着天花板，听着铃声，琢磨我俩之间到底是怎么了。

也许我该看看地板。

“我的心碎了，”她说，“成了一块石头。我不行了，最糟糕的是我再也没用了。”

“霍莉。”我说。

刚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时，我们觉得总算熬出头了。不用付房租和水电，外加一个月三百块。哪儿去找这样的好事。

霍莉负责账目。她算得清楚，客房大多都是她租出去的。她喜欢和人打交道，大家也喜欢她。我负责庭院里的事，修整草坪剪杂草，维持游泳池的清洁，还做些小的维修。

第一年可以说是万事如意。我晚上做着另一份

工作，我们的状况在改善，有了自己的计划。某一天的早晨，我也不知道。这个瘦小的墨西哥女仆进来做清洁时，我刚给一个客房的卫生间铺好瓷砖。是霍莉雇的她。我实在说不上以前曾注意过这个小东西，尽管彼此碰面时说过几句话。我还记得，她称呼我先生。

总之，事情就这样接踵而至。

从那个早晨起我开始留意她。她是个长着洁白牙齿的极好的小东西，我习惯于看她的嘴。

她开始用名字来称呼我。

一天早晨，我正在修一个卫生间的水龙头垫圈，她走了进来，像其他女仆一样打开电视机。就是说，她们在打扫时都这样。我停下手里的活，走出卫生间。看见我她有点意外。她轻笑着叫出了我的名字。

她刚说完我们就倒在了床上。

“霍莉，你仍然是个自信的女人，”我说，“你仍然是最棒的。别这样，霍莉。”

她摇摇头。

“我心里的东西死了，”她说，“虽然它坚持了很久，但还是死了。是你杀死了它，就像是你劈了它一斧子。现在一切都龌龊不堪了。”

她喝完了酒，然后放声大哭。我试着搂住她。但没用。

我给我俩添了点酒，留神着窗外。

办公室前面停了两辆挂着外州牌照的车子，开车的站在门口说话。其中的一个刚对另一个说完什么，他托着下巴，打量着客房。那儿还有个女人，她把脸贴在玻璃上，用手遮住眼睛，向里面张望。她又推了推门。

楼下的电话响了起来。

“甚至我们刚才干那件事时你还想着她，”霍莉说，“杜安，这太让人伤心了。”

她接过我递给她的酒。

“霍莉。”我说。

“这是事实，杜安。”她说。“别跟我争了。”她说。

她手里拿着酒，穿着内裤和奶罩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霍莉说：“你背叛了婚约。你毁掉的是信任。”

我跪下来乞求。但我脑子里却在想胡安妮塔。这太糟糕了。我不知道自己会怎样，也不知道世界上其他人会怎样。

我说：“霍莉，宝贝，我爱你。”

有人在停车场按喇叭，停了一下，又接着按。

霍莉擦了擦眼睛。她说：“给我弄杯酒。这杯水太多。让他们去按他们的臭喇叭。我不在乎。我要搬到内华达去。”

“别到内华达去。”我说。“你在说疯话。”我说。

“我没说疯话，”她说，“去内华达一点都不疯狂。你可以和你那个清洁女工待在这里。我要搬到内华达去。去那儿或者自杀。”

“霍莉。”我说。

“霍莉个屁！”她说。

她坐在沙发上，收起腿，用膝盖顶住下巴。

“给我再倒一杯汽水，你这个婊子养的，”她说，“操这帮按喇叭的，让他们去糟蹋那个‘游客客栈’。你的清洁女工现在在那儿做清洁吧？给我再弄一杯来，你这个婊子养的！”

她抿着嘴唇，做了个脸色给我看。

喝酒是件滑稽的事。当我回头看时发现，我们所有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喝酒时做出的。甚至在讨论必须少喝点酒的时候，我们也会坐在厨房餐桌，或者是外面的野餐桌旁，喝着半打啤酒或者威士忌。当拿定主意搬来这儿做管理员，我们花了两个晚

上，边喝酒边掂量此事的坏处和好处。
我把剩下的提切尔倒进了我俩的杯子里，又加了点冰块和水。
霍莉从沙发上起身，在床上伸展开身躯。
她说：“你和她在这张床上干过？”
我无话可说。觉得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把杯子递给她，在椅子上坐下。我边喝边想，一切都不会再和过去一样了。
“杜安？”她说。
“霍莉？”
我的心跳慢了下来。我等着。
霍莉是我的真爱。

和胡安妮塔之间的事是一周五次，在十点和十一点之间。她在哪个房间打扫就在哪个房间里。我会直接走进她正在清洁的房间，关上门。
但多数时候是在十一号，十一号是我们的幸运房间。
我们彼此缠绵，但动作迅速。感觉很不错。
我想霍莉也许能够熬过去。她要做的是试着干点什么。
至于我，我还保留着那份晚间的工作。那是份连猴子都可以做的工作。但这里是每况愈下。我们

真的是没有心思去做任何事情了。

我不再清理游泳池，里面长满了绿苔，客人们不再使用它了。我也不去修理水龙头、铺瓷砖和给墙壁补漆。唉，实际上我俩都喝得很凶。想喝好酒是要花点时间和精力的。

霍莉登记客人时也常出错。她要么多收钱要么就根本忘记了收钱。有时她把三个客人放进只有一张床的房间，或让一个客人住有一个特大床的房间。我跟你讲，客人在抱怨，有时会吵起来。他们把东西装上车，去了别的地方。

接下来，管理部门的人来了封信，接着又来了一封，是挂了号的。

打来了电话，有人要从城里下来。

但我们不在乎了，这是事实。我们知道自己的日子已屈指可数。我们被生活罚出了场，正在为从头再来作准备。

霍莉是个聪明的女人，她起初就知道了。

星期六早晨，我们经过一晚的旧事重提后醒来。我们睁开眼睛，在床上转过身，好好打量了一下对方。我们两个此刻都明白，我们已经走到尽头了，要做的是寻找新的开始。

我们爬起来，穿上衣服，喝咖啡，决定开始这

次谈话。不受任何干扰。没有电话。没有客人。
我就是在这时拿出提切尔来的。我们锁上门，带着冰、杯子和酒瓶上了二楼。开始时，我们看着彩电，打闹了一会儿，让电话铃在楼下响着。想吃东西时，我们就从自动售货机里弄点脆奶酪条。
这真有意思，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而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它们已经发生了。

“我们没结婚，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霍莉说，“我们有宏伟计划和梦想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她坐在床上，抱着膝盖和酒。
“记得，霍莉。”
“你不是我的第一个，你是知道的。我的第一个是怀亚特。想象一下，怀亚特。你的名字是杜安。怀亚特和杜安。天晓得这些年来我错过了什么？你是我的一切，就像歌里唱的一样。”
我说：“你是个出色的女人，霍莉，我知道你有各种机会。”
“但我没有利用它们！”她说，“我没办法背叛我们的婚约。”
“霍莉，别这样，”我说，“打住吧，宝贝。我们别再折磨自己了。我们该做些什么呢？”
“听着，”她说，“你还记得那次我们开车去

亚基马外面的农场吗？在泰瑞斯哈高地的另一边？我们在开车随便乱转？在一条土路上，天很热灰尘很大？我们一直往前开，到了那座老房子跟前，你去向人家要水喝？你觉得我们现在还会去做这样的事吗？上一个人家要水喝？”

“现在那些老人肯定已经死掉了，”她说，“并排躺在某个墓地里。你还记得他们邀请我们进屋吃蛋糕吗？后来他们领着我们四处看？屋子后面有个凉亭？在后面一些大树的下面？它有个小尖顶，漆掉得差不多了，台阶上面长着野草。那个妇人说，多年前，我是说很久很久以前，星期天人们会来这儿演奏乐器，大伙坐在这里听音乐。我以为我们很老了以后也会那样，有尊严和一个住处，人们会上我们的门。”

我仍然说不出话来。稍后我说：“霍莉，这些事情，我们会回过头来看的。我们会说，‘还记得那个游泳池里满是污垢的汽车旅馆吗？’”我说：“霍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但霍莉只是端着酒杯坐在床上。

我看出来她不明白。

我走到窗户跟前，从窗帘后面往外看。有人在下面说着什么，并使劲摇晃办公室的门。我待在那儿。祈求一个来自霍莉的信号。祈求霍莉示意给

我。

我听见一辆车子发动起来。接着又是一辆。他们对着旅馆打开车灯，一辆跟着另一辆，驶离这里并汇入公路上的车流。

“杜安。”霍莉说。

就连这，她也是对的。

注释

①Teacher's，一种威士忌酒的牌子。